

回溪先生史韻

回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九

中華書局上海

回溪錢詠

正編新纂書

四十六徑獨用

〔徑〕行不踐邪徑

魏焦光見時字

李下無蹊徑

唐李義為吏部侍郎與選諸謁

不行時曰

仕宦之捷徑

晉盧藏用始隱少至終南山時有意當世入目為隨

駕處士晚附太平狗權利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

運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嘉處承禎曰以僕視

之耳藏用恚濱塞掘穿植兵以邀鹵徑  
唐來慶禮以

北河東營田使備突厥慶禮性甘勞苦好典作

〔磬〕起學臺採石磬  
晉范甯見臺字  
母被襖泗濱得浮磬  
後周高琳

見指響泉韻磬  
唐李勉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

〔脛〕折奴京兆二脛  
北齊高昂見北字  
不言與李泌並驅馬齧

其脛

唐路應傳李泌為相德宗曰雖于卿有恩必朕能報之泌言袁高元載所疾誦江西路嗣泰與

載厚臣常要之曾與其子應並驛馬蓋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問不言臣常愧其長者思有以報帝即加

應屯田郎斷西戎脛唐元載為相上言諸城原州校中服金紫以至安折圓靜脛唐李師道傳嵩山浮屠

北帶虛武以至安折圓靜脛唐李師道傳嵩山浮屠西是謂一和中謀與李師道劫洛陽事敗乃執力士

思明將元和折焉曰聖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推其脛不能折焉曰聖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

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曰敗蔗大如脛唐南蠻驃國亦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

〔瞑〕人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瞑

唐來俊臣既誅一失

〔聽〕誰為為孰令聽史記司馬遷與之言無知已者設

改修名節立言行誰可居非命之世耳目適宜視聽為作之久令誰聽之已

後漢李固趙元達目不邪視耳不妄聽見魏陳子裴頡

論前言往行家可聽

晉王戎傳見漢字

雖有家伎猶不宜

聽

晉劉宏以車騎將軍鎮荊州時總章大樂伶人避

聽

禮多至荊州或動可作樂者曰昔劉景升命社

庭

為天子合樂成欲更作之董曰為天子合樂而

吾

未能展勅臣節與客清談顏延之籬邊取

臣林坐聽

米張鏡見欽字

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所聞干

忤天聽

梁末吳掌機函十餘年未嘗故雖傳岐謂曰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首外殊有異論吳

曰政言我不能諫羊耳

定可傳檄而定

漢韓信謂漢王曰大王際秦苛法與

秦者令王舉而東三

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漢曹參見寄字

天下紛紛何時定

漢陳平傳見入字

敗成抑定

後漢瑀固云不

制論我昔謂天下指麾可定

後漢公孫瓚見安字

撰立五經章

句謂之後定

後漢劉表在荊州時四方輒震關西克

定後漢呂布臨急膽定吳末然終日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

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梁張縉字伯緒員其才氣無

定襄侯祇俱無學術為皇太子愛賞縉從兄縉聿並

不問學性又凡急恭祇容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縉曰

文人縉聿皆河在縉曰其件物如此事皆當與元康定北

陳元康神武病篤謂文也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

安定隋樊叔略初封清河縣公後進爵安定郡公為

殺諫者五百人豈不定唐常山王承乾初為皇太

欲有疎者殺之殺五語遲者神定唐揚元爽主數歲

為重臣必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唐李石誤以定州

為真定

五代李琪唐明宗時為尚書右僕射明宗破

之師

其章云敗契丹之先黨破真定問世宗作得

山定

五代馮道

張

賢

漢王專為京兆尹故諫遠假佐故奉詔

文專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又曰詔書無京

史文不當發史坐過使者無禮御史大夫奏尊生免京

揚輔故為專書佐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辟通專

大奴利家利家粹其婿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

一微用起家為卿既除即以佞巧登殿尚之所愛

非邪則佞見正字馮祖思問佞樣願舍字宏都為先

師傳百際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金舍曰王公

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失

孰深或曰正卯雖不立人充勝盜石為甚言曰

為忌彰露人長加戮隨伏之非聖不謀由比言之

正卯為甚格倭家鄭時談論人皆依違不敢唯涉

衆威服焉格倭家鄭時談論人皆依違不敢唯涉

之難必切至項帝屈然為置之辯忠倭為尚書

帝雖悉而感其輸情時謂為一忠倭如五石噉然可知

文曰於玉石信堂令一異名志安異名而理宜易明哉

帝曰云云體倭主玉儀被殊寵懼崔遠直諫及選路

帝善之云云體倭主玉儀被殊寵懼崔遠直諫及選路

事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在李舒曰於前文裏問之

道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在李舒曰於前文裏問之

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作僕射恨無人倭北齊

唐李泌傳

釘圓鄰女形於壁其心以棘針釘見晉顧惟之禁目中

鐵先柱上以釘釘齊陳顯達使衛士以大釘於陵要

地釘梁侯景破壘城武帝憂憤欲令後世絕滅出舌

以釘釘見梁王偉歸字耻立釘五代趙思

四十七證與燈通

證獄吏教以公主為證漢司効

勝一不勝而再勝史記孫臏善戰而拙勝史記何晏曰

起道遠險狹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史記趙奢

為趙將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問廉頗可救否願曰

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而鼓諫武安屋瓦盡振奢軍使

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整壁留二十日不行

集其陣詐歷諫曰秦人必敗奢曰請受令歷復請曰先



越北秦軍爭上不得至必敗者發萬人先據北山上者

勝見富者必用奇勝史記貨殖傳織音筋力治生之

業也而秦陽以蓋一州富行買又夫賤行也而雍樂

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泊千金賣藥卜業也而雍樂

氏千馬酒削薄技也而邱氏鼎食胃脯爾微濁氏連

騎馬醫賤方張氏拳踵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

常主能者輻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凡一都之君

巨萬者乃與王者同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漢項羽

樂豈所謂素封者邪何說布傳隨民至弱而不可勝漢王

陰拱而觀其孰勝漢成許后舍單于上林以

欺字見官更伎狠必欲自勝漢成許后舍單于上林以

厭勝漢句奴傳兵有利鈍戰無首勝吳呂蒙清談差

勝晉簡文帝督郵馬當勝晉王湛濟一時之務須一

時之勝晉殷浩字深源有美名屏居墓所辟召並不

夷甫先朝風流士也吾薄其立名非真始終莫取大

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

談莊老說空終日雖明公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

云談道實長華競一見王敦敦曰黃郛未有將誰可

晉周訪子光年十一見王敦敦曰黃郛未有將誰可

用者光曰口談則解屈著篇則融勝融音放浩與叔父

專遠將軍口談則解屈著篇則融勝融音放浩與叔父

與陽太守口談則解屈著篇則融勝融音放浩與叔父

興浩六博得象者勝晉張重華頰上加三

毛觀者覺神明殊勝晉領愷之母栢氏夢吞玉勝齊

帝割后而生后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梁劉訐人

歎其能濟勝梁劉訐見其字智不後機體能濟勝梁周宏正

為太常及王僧辯東討元帝謂曰朝士孰當先來僧

辯曰其周宏正乎

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獻二刀曰善勝成勝梁

也俄而前却陣云宏正至

乃宋景見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乃字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

今姚崇曰

乎兵家志之帝曰進軍大破之曇

譜與盧曹角力聞叫聲則勝

北齊高昂口頰翩翩諧

乃大勝

北齊李諧時與梁通好將以崔校為聘主校

主梁于是以諧為聘廢人飲美酒對名勝

北齊韓晉明

地必以疾辭告人曰好酒縱延朝廷欲處之首

故紙子披反小人風來當大勝北齊李業興為國子祭

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高太原太守楚公好

反而不欲勝

隋李岳傳楊元感百逆謀召密為謀主

吾屬今為擄天數夢雙陸不勝

每狄仁傑為相武后

也天何邪仁傑與王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

有天下其意者以孫光帝寢疾且詔陸下監國陸下掩神

器而取之又欲以三思為後且詔陸下監國陸下掩神

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  
姑后歲其言即日迎廬陵王于房州吉項李昭德數

請運太子后雖後意不回唯無感故年復唐嗣萬乘之主  
性為言后雖後意不回唯無感故年復唐嗣萬乘之主

與夫羊蚤豈語負勝唐蘇頌為中書侍郎元宗將自

我游公卿間常與博弈偽不勝唐宗室道古

得其惟以故以盜美名及死賣宅以利者多博者錢多

則多勝五代李守貞傳見薄字

稱居位自稱漢田千秋為丞相數有言夢巨人界

大稱唐上官昭容名婉兒初母始生踰月母戲曰稱

量首宜爾却政符其夢小兒章服大稱唇魚朝思吞

從內秉機政符其夢小兒章服大稱唇魚朝思吞

給使與同列爭忿朝思見代宗曰臣服于前令徽得

〔乘〕使孔子為次乘

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

招搖市過之孔

齊所寶將照千里豈持十二乘

史記

子醜之去衛

王見諫趙談驂乘

漢靈

宣帝初立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內殿彈之若有芒刺在背從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

馬及光死而宗族誅故俗傳之曰威震

主者不畜

從車太官齋數十乘

漢靈去病

車千餘乘

漢靈傳

爾說將不下安能動萬乘

漢第五倫字伯魚長陵

時長安騎幾多安巧乃暑倫督騎幾擢顯長安市倫

平銓衡正斗科市無何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

主之見決矣華革笑曰

乎倫曰未過知已道不同故耳注云且延代與為尹

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

王允所收裁七十餘乘

儒林叙初後參陪于前及量車務都自辟雍東觀爾

臺石五宣明鴻惟却諸藏典策文章統共刊散其錄帛

安文亂一道路難述復葉其半長徒居載書三十乘張

華雅受音籍審書資華之本以取正焉歸葬載以布

車一乘後周蘇綽為文帝行臺尚書年帝痛惜之以

一言勝明珠魚乘見唐薛收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

唐陸長源見半字盡室行車一乘唐賈敦頤歷數州刺史入

為引蠅道上不知其利史也

既焚廬舍破釜既見史記項羽不顧墮既從漢孟敏魚

生釜塵生既後漢范冉裂炊既見唐杜牧炊飲已熟與

人合既齊蕭子

應聲和則天地之和應漢公孫宏曰心和則聲和氣

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漢息大躬見用鼃鳴

而鼃應後漢張衡應問云戰國文爭戎車競起從往

會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當此之

報應晉王坦之筆力勁駿心手相應齊宗室子雲善

其書曰並下牀着衣立然後應

與元常並軀爭先見賞如此當

獻怪其久軀曰向來帶未竟立標如此

四十八燈

鄧常輕侮吳鄧晉劉曜

燈沈懷兵寄馬燈齊張敬兒高帝疑荆州沈攸之不

沈之司馬沈懷兵問攸之起居狀年過六十猶能被

甲跨馬足不躡燈後周梁士一豕躍及燈唐唐儉傳

我如乘驢而墜足挂鐘唐佚志止按魏元志欲不承

思止怒復曳之除見青字羸騎三千草鞭木鐘五代

唐張敬道為招討使討石敬瑭於西山契丹以契丹耶

大敗契丹圍之敗軍中以趙唐軍爭馳之伏發歌達

面巨以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歌達降

**贈遺**令勿受董卓賄贈唐漢蓋魚為寫道德經舉鵞

**群相贈**晉王羲之子才無施不可馬用贈唐張文璿

**絙騎**葛絙北齊文宣晚年昏狂嘗曰吾兄高氏女婦

無親疎皆使左右引之於前以葛為絙令親安

四十九宿與催幼通

**救**黃射徒跣救漢彌衡鼓吹為聲救魏夏侯儒筮



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以冷熱相救占晉韓友

効消殃轉禍無不驗干寶問其故友曰其差與不差不可

也必失火之家不可恃遠救忠濟好路節慶成德與未全

互使全志圓之全志乃取定州王處存奔太原親

廐壞客館為馬廐漢公孫宏谷永過交道廐漢涼州

刺史奏事訖之即成帝問所政言水對無所依連上

道廐者勿違御史不及還上亦解使馬如羊不以入

廐後漢張奐子來省見停廐魏胡曾蜀者陛下之外

廐吳諸葛恪相諸葛亮見子也蜀使王謀權謂使

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河也恪曰安敢不謝諸名士涿

羊酒入護軍馬廐晉王允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晉

桓

宣為南中郎將王含泰軍時豫州刺史遣泰軍殺

皆鳴主張平樊推又意輕平云云見大運欲鑄器平

曰此帝王大運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破之而

御能保頭不而惜大運邪平志新又逆攻平叔之

雅據熙成述求助于含含舊宮反語窮廐齊薛林王

遺宣助述宣因說降于推推舊宮反語窮廐紀見田字

御臣若養馬有事牽來無事就閑廐齊張環借居空

車廐借梁孫謙子長遜歷二縣五郡每去官輒無私居

未嘗有夜卧崔司徒以驟內廐後魏陸孝梁家赤白

馬翌日當歸吾廐五代唐明以金銀飾黃駒廐五代

劉吳見廐字

舊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吳張昭為孫策長史杖

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唐房元齡隋大業初漢王諫

既無憂天下忘太宗以心埋公擬官多親舊唐崔

狗謂北

擬官多親舊

唐崔

擬官多親舊

唐崔

見負

【副】帝賜二笥皆有副史記趙簡子見燕字乘與所服乃其副漢

賢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也何前後不相副漢孫寶

賜以秘書之副漢叔傳班每成帝時為中郎將與劉

平王以上器其能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曰不許衣無

兼副後漢祭彤守遼東典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後漢

字世英以處士徵李固逆道書曰常聞語曰境境者

易缺缺者易汙一正御副御次副宋明帝名高難副北齊邢

士純監虛一見杖字

【覆】素氷上飛鳥以翼覆史記周承天理物為萬國

覆後漢寇榮上書桓帝使黃門持被覆後漢馮

尚書卽每奏事未報常俯伏首闕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

賜嫌錦被華反而覆晉羊忱妻羊裸剝士女以土自

覆晉蘇峻大醉帝親解衣覆唐李勣太宗以謂忠力

思屬幼孤無易公者不員李益主員賦名以金甌

覆唐蘇琳寢堂以油慢覆唐馬瑋大寒以韋妃蜀櫛

祀覆唐嚴綬山林以錦覆五代錢氏

富史記貨殖傳曰本富末富史記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

富史記貨殖傳曰本富末富史記貨殖傳

次之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後漢樊豐字仲

政嚴猛善惡立斷人有犯其業者率不生出獄道不

拾遺行旅夜聚衣裝通傍曰以付樊公京州散曰不

哭期必死忘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寺太

南阮貧北阮富

見晉阮咸

鄧元茂以官易富

見魏鄭

璋表章殊健微為繁富

魏陳琳世子與吳

質書曰為

文章以多為富

五代和敬

百餘卷自其長行于世職者非之

**[秀]**歌麥秀

史記宋世家載

改名秀

漢劉歆字顯叔王

莽篡位

劉秀當為天子或是國師公劉秀

漢鄧晨

後進領袖有裴秀

晉裴秀少好學有風操能屬文時

觀朝榮則敬才秀

晉張天賜

此自江左之秀

晉羅含

萬壑爭流千巖競秀

晉顧愷之

絡秀

晉周顛母李氏

少時在室頭父後為安東將軍

嘗出獵遇雨止

家會父兄不在

一婢于內中踏羊其

女子甚美沒因求為妻其父兄不許

使視之獨見珍

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乃許之生

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者吾亦何階餘年頭等

從命白此孝氏得為方雅之讓中興時題等並列顯

仁道高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

頭下耳阿奴子也後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

之秀傳晉謝道韞吾家黑面阿秀宋劉瑒性度物族與人

劉安眾處朝廷不為多士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莊文冠當時作賦示莊及見莊賦賦曰臣為賦表

亦一時之傑我若無卿邪密才清可合策秀茂魏邢

書侍郎有司奏策秀孝文詔曰秀孝十步之內必

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孝秀隋場帝詔曰

謂董秀唐陳水海權推營觀營使水游不樂進

去時富者董秀有寵使休沐入謁同話

謂秀曰七郎親屬何才貴也何秀曰族甚大歲用  
常過百萬少游曰吾學不才曠焉取者歲輸錢五十  
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少游因泣曰嶺南瘴  
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遂曰公美才不當速出故  
管宣歙使觀

〔繡〕秦韓之地形相錯若繡史記范雎說秦昭王  
如木偶人衣之綺繡安史高祖如木

腹之有蠱也云云有心如木偶人衣之綺繡安史高祖如木

合人有詔募將軍會人爲帥將軍取會人富給者具  
按馬絳衣玉具初欲入奏之會少府趙高來過將軍

示以所舉會人焉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今  
徒取富家子之上又無智畧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今

於是志曰會人焉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今  
可耳將軍見此兩人貧賤之得田任安曰獨此兩

高貧何爲出此言貧賤之得田任安曰獨此兩  
上藉詔召此兩言貧賤之得田任安曰獨此兩

荐鼓立軍門使士大夫見詔問脫相推第也仁安曰提  
大文使定是使士大夫見詔問脫相推第也仁安曰提

大笑使任安使士大夫見詔問脫相推第也仁安曰提  
大文使定是使士大夫見詔問脫相推第也仁安曰提

方領繡

漢廣川王去后昭信得姬榮愛有私時愛為

死若問自証與醫去縛紫柱燒

生判兩股瑣鈎與醫去縛紫柱燒以棘埋之持斧

衣繡

漢莽勝之怒兩刻殺趙繡見漢嚴延平登臺見衣

繡

魏崔炎兄女為臨苗侯桓妻衣繡死詩若鋪錦列

繡

宋顏延之五家隊合川谷成錦繡傳見花子牧馬

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

唐王毛仲為監牧使從元宗

一帝才之泛九曲池帆曳繡

唐杜亞回忌聲病如

錦繡

唐宋之間上西山使婦人牽持以錦繡

字

宿郎官上應列宿

後漢顯宗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

受其人氏

二十八將上應二十八宿  
後漢興漢馬武論曰中



以爲未之詳也漢兒多事強知星宿北齊源師爲祠

龍見事請焉時高阿那整錄尚書事謂真龍見大驚

問龍所在作何顏色阿那整錄曰此謂龍星初見依禮

當寧祭部壇非謂真龍阿那整錄不行三列宿唐韋

色曰祭部壇非謂真龍阿那整錄不行三列宿唐韋

叔諧與弟叔謙兄季武

皆爲郎中時號兄季武

袖左手把秦王袖史記荆軻晝寢斷衷漢董黯諫明

帝被縹綾半袞袖魏楊阜爲城門校尉嘗見明帝著

法服也帝然然自是魏舒堂堂人之領袖晉魏舒長

帝不注法服不見單魏舒堂堂人之領袖晉魏舒長

至登興大事衆莫能斷者舒徐爲焉之多出衆議之

表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帝日後進領袖晉裴秀

送之曰撫劉孝綽肩執王筠袖見梁王筠傳吐血藏

晉胡母輔撫劉孝綽肩執王筠袖見梁王筠傳吐血藏

之見胡母輔撫劉孝綽肩執王筠袖見梁王筠傳吐血藏

衣袖後魏楊津年十一爲侍御中散時文明太后臨

朝津入侍恩眷逆失林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

太后聞聲聞而不見問其  
三河領袖後漢張毅河東

一縉紳領袖劉主堂堂清河王博愛其風雅年必

為魏明羯鼓八音之領袖唐元宗好羯鼓常稱不及也

高工挖師皆大笠侈袖唐韋整

守毀譽河東太守見漢季布豈自知為雲中守高漢中叔

守孝文召問公知天之長者乎故雲中守臣何足知也

曰先帝置野雲中十餘年故常一入野曰不能守無

反天子下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野自死野

知士卒罷斂不志言士事臨城死歎以故死者棄野

守使民咸重於郡守漢冀成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

郡百太守漢陳咸為北海東郡南陽太守所居調發

持據火長吏皆令閉門自歿不得踰法公移勅書凡

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後漢末安不中功

曹中河東太守魏杜畿取一錢太守魏志後漢劉

|| 好論縱橫舉為遼東太守晉王衍豫章不宜太

守晉范粲戲勝補宣城太守宋羊元保不解作主者

吏但能為太守梁謝朓折臂太守梁劉之造初哥居

曰卿後當為不得屈伸再為兩郡太守周捨戲曰雖復

並坐可橫此以頭子易置留守五代王守恩漢德帝

周太祖為福茲使過洛中思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

坐于客次史曰馳報新留守魏事于府天守思方指館獨

頭子易置之如更戊卒是時周祖于漢未有間

歌諸君徒能走得獸漢蕭何傳乞自比禽獸吳孫也

初封齊王孫皓時禁錮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四十

死者命頭千人君宜校勇於猛獸吳張昭為軍師孫

下乞命頭不聽人君宜校勇於猛獸權每田獵常乘馬

射虎虎突前擊持馬鞍昭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

君者謂能罵御英雄驅使群實直嚼馳逸于原野扶

勇于猛獸者手摧謝曰年少虎事不速以此君然

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日間不置蓋一人為御

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射殺南山白額猛獸晉

軼復犯車摧每手擊以為樂志李龍時袁威後恣賄中

尾見良臣如猛獸晉載記石季龍志之權季巨為御史中

丞持親任之自是百僚震攝州郡肅然季龍曰朕犯

獸晉載記石季龍好獵羆期將獵自置昌津南至犯

大辟御史因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德感神明

馬者求之不得誣以福一死者百餘家德感神明

斃二猛獸乘乘先斃子送還玉羊金獸從阮李踏出為

應歸李緒一無所納以歸從李伯緒乳人憐其傳重

不射南向烏獸使魏有陳西關勝州刺史李武與齊

是每執弓矢見烏獸南向者皆不射之魏梁武親申懷德之

意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北齊高祖德正博文宣將行

人臣終何政行皆以帝王之重不教正教汝尚以

忽有六駁食猛獸北齊張華原為兗州刺史有幹略

自華原臨政州東北謂政化所感鐵猛獸後周藥祐從

武過于芒山祐着明光鐵鎊所向畫火坑去猛獸北

由吾道崇暴過猛獸隋見文士陛下既親撫五絃臣

何敢不同百獸後梁主蕭瑋周武帝平齊歸來朝于

琵琶自彈之痛起詣舞帝曰王乃能為朕舞帝命

復快心於一獸唇唇傲從太宗獵一豕躍及墜倫上投

將擊賊何懼之甚云神顧視如猛獸五代

澤見

臭是口尚乳臭漢高祖二年魏王豹反漢王使鄢生

曾參灌嬰擊之能當其魏大將雖也對曰桓直王曰

項馮無擇子雖賢不能當吾祖母已哀帝即位稱帝元

臭漢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合葬渭陵綰孝元傳皇

后哀帝崩王莽秉政奏貶為定陶共王母又言共王

母前不臣妾至莽渭使家萬與元帝共王母齊諸宮取

宮珠玉之衣非瑩裝數百人并覆去珠玉衣奏可

此開傳太皇后銅臭見後漢崔烈木棺代去珠玉衣奏可

孫陵明將盜救開水腥臭侍者授衣衣腥臭亦嚴

少不寐明將盜救開水腥臭侍者授衣衣腥臭亦嚴

畢趨出犬街其衣路曰犬不怪公血臭晉佛國字萬

載遺臭見晉拓溫到溉尚有餘臭時何容以尚書

學作事有不允既祖考之初以擢真白給世以錢云

尤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後周梁王蕭管

人之衣不復更御掃

祝令弟子誦三番神祝晉鳩摩羅什覺四大不愈口

之以目救未及死于長安以火焚尸薪盡形碎惟舌不爛別

授天授紀見漢文沛公殆天授漢張良起亦

立為楚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通沛公逆屠馬良

言皆不省良曰漢韓信見伍子故竟于色授漢司馬相

夜講畫授後魏賈思伯為都官尚書明經從官發

字

夜講畫授後魏賈思伯為都官尚書明經從官發

明經從官發

業至是更延儒生  
和預身禮士雖在街  
北齊陽休之領中書監  
此何高隆化還郡舉朝  
之謂所親曰  
家學數  
及籍每比識

夢兩人常相教授  
性謀  
我非奴何忽此授

漢皇帝為主曾孫時  
封休之燕郡王休

家學數  
及籍每比識

【售】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

亦以走日  
怪讎音售

【瘦】相馬失之瘦  
史記清稽  
明公何瘦  
魏呂布為曹公

國公曰孤忘之矣御所以瘦  
孤布曰昔在會溫氏  
召優

使說肥瘦  
魏吳質所為北中郎將朝京師文帝詔  
未錄

性瘦質欲盡歡  
我邪時  
真性肥中領軍未錄

政使以部曲將軍肥即宜自為瘦  
真怒拔劍  
非屠機上

輕欲  
悅使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機上



肉起曰隘下使吾等未樂卿耳何至此邪勢頗比之

曰未嫌敢奴生諸將軍皆運生欲使上將軍服肥即

宜自為瘦上見識鑄像臂肥非面瘦宋戴容癡肥狂瘦

齊沈昭略逢廣平王據鞍抗禮自言馬瘦後魏王瓊

惡不損瘦借浪街為場帝跡忘出為榆林太守明年

郟後人言街甚肥澤宜且運

〔胃〕遙遙華胃梁何品為吏部尚書有姓閻求官者

口笑曰一氣高致遠歸之於胃隋虞世基博賜天下

大願為五言詩詔群臣詩成者東都運長安賜天下

世基意密理新惟履日直

通此者未可以言詩也

五十候

侯

聽者事之候

史記韓信傳

信傳

信傳

信傳

信傳

信傳

信傳

信傳

廣見職字

從漢耿秉

耿秉

耿秉

耿秉

耿秉

耿秉

耿秉

耿秉

死

東南一尉西北一侯

漢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一置五里一侯

後漢和帝紀

和帝紀

和帝紀

和帝紀

和帝紀

和帝紀

和帝紀

和帝紀

和帝紀

書陳狀帝初太官勿復受

復受

復受

復受

復受

復受

復受

復受

復受

復受

游汝南人既上書帝從之

從之

從之

從之

從之

從之

從之

從之

從之

從之

狀不取與私通法章後立為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女不取與私通法章後立為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故夫八子之禮不親

不親

不親

不親

不親

不親

不親

不親

不親

不親

有寵者四人

四人

四人

四人

四人

四人

四人

四人

四人

四人

或動於九江下皆稱臣

稱臣

稱臣

稱臣

稱臣

稱臣

稱臣

稱臣

稱臣

稱臣

若作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若作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鄭氏奏之坐元官

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

皇

后五代楊光遠為人病禿折不通文字然有辨

誅

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和相傳以爲笑

冠

借冠後漢冠恂蕭條萬里野無遺冠後漢賈詡

起

動足過掠開目觀冠晉劉琨在并州上

骨

橫野

茂

出爵不待薦茂漢梅福曰孝武皇帝好志疎

于

此爲盛天下俊秀王叔茂漢董以官易富鄧

元

茂叔茂松栢之姿經霜猶茂晉顧

一

一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見

漱

流非可枕石非可漱見

**族**爾如狗耳爲人所噬

李彪交雅相知重及彪之抗

冲冲謂彪曰

**奏**爲疑奏

漢記寬爲廷尉卒史時張湯爲廷尉見謂不用

習事不署曹爲從史會廷尉百疑奏已再見卻失緣

史莫知所爲寬言其意緣史因使爲奏成讀之

皆服以白廷尉湯上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

湯曰前奏非俗史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

聞之以爲奏緣是鄉受人金錢作章奏將軍王鳳從

學以湯爲奏緣是鄉受人金錢作章奏將軍王鳳從

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湯明法律善因事爲欲求

執納此多從常

封過張伯松力戰聞不如巧爲奏

漢王莽居攝安衆

謀恐危劉氏帥宗族百餘人攻宛不許入而收張

首張味從兄也味與宗族入劉嘉詣闕自歸再赦不

罪味因爲嘉作奏綱葬功德葬封加爲師禮使味爲

松張味字也

反支日受章奏

後漢王符常畜好刀筆

及版奏

魏張既

為

羽人

為

郡小吏

家

富

而門

寒

念

無

輒給與之

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

晉栢伊字叔夏為右將軍善音

由是見識

樂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呂

赴京師泊舟青溪則素不與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

中客稱伊小子曰此栢野王也敵之便令人謂

便下車路胡牀為主不作三調弄畢初得鼓吹蓋使奏

下車路胡牀為主不作三調弄畢

初得鼓吹蓋使奏

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疾甚悉焚章奏

取不為也

任瓌卒怒有司對伏白奏

吾不為也

對伏白奏

在外對伏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朕不能事者數

能辨令孤楚為太原奏

大死當此奏却自是

能辨令孤楚為太原奏

原掌書記李說最蛟鄭信繼為帥德

李實倩為奏

宗每書太原奏能辨楚所為數稱之

李實倩為奏

家祐字見

李實倩為奏

關

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關

文記商名見音字

家自為怒人自

為關

文記張耳陳餘說趙解

廉頗爭如兩虎共關

文記簡相如

兩虎食牛甘必關

文記陳於

道遠險狹猶兩鼠穴中

關

文記趙會見務字

諸生寧能關

漢收孫通見音字

擅長卿為沐猴

與狗關

漢蓋寬饒見狂字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關

後漢子

翼為額川太守

得繫獄時執金吾費復在汝南都將殺人之

于市復以高耻

不運通額川端左右曰今見冠狗必手

之狗知其謀不

欲與相見劫屬縣威供其儲酒

疾而運費復劫

兵欲逐之而吏士皆醉遂去

相以狀聞光武乃

徵狗狗至引見時費復光在分欲起

是生坐極飲遂共

伏不關

後漢伏湛字惠公琅邪東

濟雨伏生者也自伏跪為一世濟經不喜合關但喜解

關

漢呂布在徐州時表沂城外遺此壘等攻劉備俱求

共

布謂壘曰元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因攻來救之

布

曰諸君觀布射我小文者當解兵不中可合決關

冠期與鄉佐關

後漢周黨遊學長安初鄉佐書奪黨

共

義與歸養之為此物身修志後著隱操社中木上

有鳩關

後漢楊由蜀郡習風雲占候嘗從天飲物御

有

關相殺者人問何以知之由曰向拍孝長負楯關

魏杜襲傳

占安平太守舍烏與鶯關

魏晉關

令牽擔豚人共關

魏晉格有人夫妻為下令明旦

如

其言豚遠走入舍即共出鄉等誰能忍饑關晉

既

為龍破主軍武昌太守擊賊運城晝夜三日可至

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柳健將也賊果十日盡

逆兵向武昌侃君名壯勇何不出關君若健將何不

關晉毛普字領真為壘江太守從溫嶠陶侃征蘇安

登城射故數十人免問名走毛壘江郡實曰是免矣

而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關晉段仲堪吐谷渾去弟以

弟怒馬關晉吐谷渾鳳隸吏錄關宋郭原平與旣陽

縣吏關晉王欽則嘗一吏唾其面曰汝得旣旣旣陽

亦司徒公矣及後為令過此吏黃黑蟻陣關武北齊神

甚厚曰汝何時得司徒公耶吏黃黑蟻陣關武北齊神

東西魏交兵鄴下每先有衣色人問以此勝負黃

武定四年神武將西伐走時黃蟻盡死師舟竟玉江

南牛象關北齊邢新能與霹靂關武北齊薛於北延從神



逆恭雨大雷電地火燒浮國神武令延視之延按神

直大呼繞浮國走火連滅延還籍及馬鬣尾皆無神

武政其勇決曰延為獼猴與狗鬪北齊魏收好作舞

乃宣末教於東山與諸後母與鷓兒鬪唐高仁厚將

文宣末教於東山與諸後母與鷓兒鬪唐高仁厚將

武軍賊號蜀兵為蝎兒每須爾肉以飽吾軍請肥者

出關唐李罕之醉與虎鬪唐鍾傳妻勸異居易置庭

樹鳥雅令鬪唐邢君良見雅字

〔豆〕食須賈以坐豆見紀元非種一頃豆漢楊惲芋

飯豆見崔方進一斤黃金易五升豆後漢馮異雖在

軍旅不忘俎豆後漢蔡邕以素木瓠葉為俎豆劉昆

見首筭小豆之帶上立處其數驗之果信焉馬戀

短豆晉宣帝為格太子帝曰晉景往矣帝曰與苑內

疎而巳智不及然驚豆魏志必不能繞主人宅散小豆

晉郭璞《世說》：主人宅散之，主人見婢無由而得，乃取其家

三升，則減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

可就視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璞陰令人賤買此

婢，復為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劉景升牛噉十

倍芻豆，見晉桓溫《破難視粟豆》。齊傳：有蟲集身如烏

豆，見齊王敬則《供腐米臭魚笙豆》。後魏盧昶《使齊文

橫流使送字文書之，麗然。至日，妻為親表設豆餅。

怒減馬豆，北齊庾伏為宋璟設食，數杯菜兩器蒸

豆，唐盧懷慎《糧盡擷瑩》。野豆也。豆，唐夏竦《招諭

降王，以世充道塞。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李唐

林甫為相，以語動練官。一日，君等獨不見，立伏焉。于得

手由是鍊

天子遣宮人自屑麥豆

五代李茂貞傳見唐字

**竇**本問豪強如馬竇

後漢周訪見隋字

脫衣露頭窺狗竇

光

遠見進食從竇

唐高宗王襲兗州入從竇

五代梁劉

**漏**夜雨泣屋漏

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

曰但當飽之何足泣也後泣至三公

聞山中有清聲傳漏

見齊武帝恐濕

書以被遮屋漏

齊虞祿作馬上刻漏隋耿信善天文

世稱其妙以瓦爲之當不漏

唐谷那律爲宏文學士

問油衣若何而無漏律曰

**陋**領軍不肯補隊主以其形陋

宋沈攸之

斷髮文身

其風陋

齊劉馥徐勉不用爲尚書郎以其形陋

宋周宏正

見相蓬陋

唐文舉

〔藉〕負楯以耕屬鞬以藉

見晉劉琨

五十一 幼

〔幼〕苟非闢力何患童幼

後魏陸琇年九歲其父建平

已老屬汝冲幼距堪高陸氏宗首琇

〔謬〕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

晉齊王攸然後反之 君

見志

五十二 沁獨用

〔枕〕石非可漱流非可枕

晉孫楚見群字 雖復並坐可橫政恐

見志

〔任〕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

漢高祖以不善識故不能任後漢鄭興當處治中別

見餘字蜀龜統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晉秦秀素

伐矣之彼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曰克昔塞叔知秦

軍必敗故哭送其子令吳有目亡之形子陛下若能

之哭也既為不智且不敵之罪秀乃止

任臣當聽臣自任晉馬隆為司馬督特羗戎攻及河

之帝問方畧隆曰云云見石字俟天下太平然後議

其任晉庾翼見其使才雖履履間亦當其任晉謝元

高南郡相時符堅強盛遠境屢被寇朝廷求文武

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叔父安以元愿舉中書郎都

超素與元不相平聞而歎曰安遺象舉親明也元必不

員舉才也所以知之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何

充執政度其能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充曰荆

捷國之西門

哉

識

臣不請識

義後漢桓譚字君山編習五經皆訓詁大

巧思郎小才使教之新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乃聽

主臣記又問何疑已帝者奏不悅後有詔會識而乃聽

處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非然大起曰

非聖無六法將下新之意諱叩頭流血病卒得臣不為識

後漢鄭興字公衡光武時為大中大夫帝問興曰卿

事曰吾欲識非之意乃解與教言政事依經曾花文未讀而

以不善識殺墨無識北史沮渠家能合婦人多有局

故不能任殺墨無識北史沮渠家能合婦人多有局

識善王林通發覺奔涼州家過龍之魏聖人墨無

太武之家避不遺術教家避諸女子婦魏太武聞其

大將飛志自言致禍事以委溫以其進捕楊氏不屬省家

于走換於兄弟皆死

鴛能多少飲鴛一魏太租習交野看至詔復夫人將引

鴛魏鍾繇鞭王鏡獻鴛晉穆帝遣王愷離鴛見晉石崇

禁儒以文亂法使以武犯禁史記韓非曰

手無罰目貽不禁史記淳于戎多陰謀道家之所禁

漢陳平封曲逆侯淳于至曾孫生事國除始平曰

吾多陰禍也後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

氏親成貴願得其復封然終不得爾卒犯之無以禁漢

職子杖尚方禁漢末博為左馮翊然亦武端

大官長陵大姓而方禁火守尉盜人妻見所刺著其

視具而果有大博問是何等也禁自知以它事刺著其

用禁能自幼不禁且喜且推曰必死中盜賊劫及它毋得

森有功効博擢禁通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開闢

責以禁事與筆札使自記措受取一錢以無

不所敢隱博知事對以實地令就帝受救自政使

刑東不記遺出就職功曹後常之民搖手觸禁

不得耕桑川漬並決莫之敢塞游獵蹂稼而莫之禁

後漢朱博傳注故犯妖禁後漢郭舉傳高陵畫關羽

龐德以激于禁魏于禁無刃之物無毒之蟲不可禁

英賀齊頭可斷舌不可禁唐師潭與依延賞為相延

明公馬德第慎言于朝則位可久潭

曰為吾謝張公潭

**噤**詔復夫人餐椒致噤魏鍾繇

**蔭**十餘年依宿樹蔭後漢范冉喜樹木交蔭宋陶潛

會所有雲垂蔭齊武帝高帝長子也宋世起折別枝



自敵言未終有雲垂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尊君以

正當會所會龍乃散卿為初陰齊沈文季趙郡王拜鄭述祖不拜鄭道陰

北齊鄭述祖見祖字

五十三勣與闕通

憾王導勣釋橫塘之憾晉孔群魏收縮鼻不釋憾北齊

崔悅見子翼詈人人都不憾借劉子翼峭直書面折

樂曰

玲家無珠玉含唐李光憲官大將軍

閣亦作伯仁名重而識閣晉周顛母杜公志大而識

暗陳安都

參名漁陽參後漢補

五十四闕

啗單雄信死割股肉以啗見唐二李勣以餅拭手徐啗字唐

見文士及手字

濫奉高之器譬諸汎濫後漢黃憲傳見來字

纜勃船人更增舸纜見吳甘寧兒字曳繡爲帆云何未有錦

纜見唐杜亞字

五十五豔與捺驪通

豔推泗州刺史文表華豔隋李公弼傳開皇四年普詔

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文帝詔付所司推罪

厭語數日不厭見史記商君乞身幸未厭唐蕭嵩乞

下未厭即何以屬乞身有如厭臣首頓且不張又安得自

逆帝以其語王霸衮衮不厭唐高道尚節義時多難以

功不自許而言浮其黑山天井功所酬已厭唐石雄

可汗平澤潞素為李德裕敵授自鳳翔節度代歸會

德裕罷白敏中授曰

整免勃海太守歸禁整後漢周紆長江天整陳孔範

尚書自以文武才能舉朝夏及將帥微過即白復主

敵若能來定古來阻陽敵軍豈能飛渡臣自恨曰此

後主我入長何因死去使主又為燕言北軍馬死範曰此

整後周韋孝寬守王壁在神武地道攻之李寬

即一斷方戰賊為我嘗整唐為非元禮從李光弼

守羊馬城賊虜兵八道並守連邪戰於元禮曰視賊

曰吾慮不及此復何經光

〔斂〕頭會箕斂漢張耳陳餘說趙豈然辭注曰秦文晚

節更重斂唐鍾傳見象字

〔殮〕斂后死不獲大斂魏文曰郭后金蟬曾綃乃得殮北

見李元忠為相卒尸不能殮五代姚頭

### 五十六條

〔店〕敕令買皂英掃帚於宅後小店宋到休妻卜人失

馬令買魚東壁門南第三店隋楊伯昭

〔念〕燕居深念漢陸賈傳生揣我何念上同今取往物後

取余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齊宣都王盤高帝子也

基得金銀器甚多條以答闈敕以物賜之長文自注

下  
缺

一  
文  
淵  
卷  
三  
十  
九

三  
六

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五代漢史宏板橋王氏劍

五代馮輝晉時為重武節度行王梅成潘夷稱稱來歸輝

高遠忠復以輝為節度行至梅成潘夷稱稱來歸輝

顧首領指其佩劍曰此若將既之國擊殺首領以

天下利器併而取諸腰間以瓜置尚玉樓項試劍五代南漢劉

言俞諸族以瓜置尚玉樓項試劍

遂不致動

五十八陷與鑑梵通

五十九鑑

**鑑**此丞相天緣明鑒北齊祖既孤不復視鑑唐韓

倉東十車為茶官此送神武親問之既孤不復視鑑唐韓

所為太宗常保三鑑唐魏既孤不復視鑑唐韓

類父

**監**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

史記田仁任安俱為衛將軍舍人二人家貧無

錢興將軍家監也任安曰使善惡蓋馬兩人竊言曰不知

將軍通平陽王主家令兩入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

子援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忌之又見繡字

淳于衍夫令求安池監漢宣許后我已三為中書監

北齊陽休之見校字酒醒寢中書監北齊魏收文宣在某席口

李惜於樹下造詔借以收一代或才難於率爾久山南以歸唯蒙也監唐蘇世長自稱秘書外監唐賀

晚年賦

回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九終

回溪先生史韻入聲卷第四十六

回溪錢諷正初編集

一十二昔

**腊**欲化不得鬱爲枯腊

漢揚王孫曰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裏

以幣帛萬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一  
千載之後棺槨朽腐廼得歸土就其真宅由  
是言之焉  
用久哉

**惜**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後漢揚修爲

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則難爲

功操出教曰雞肋外曹莫能曉修曰夫

於此回師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記答

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  
操怪其速何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氏之甥慮  
爲後患因老物不足惜  
晉宣帝張以手撫牀曰此座  
事殺之



可惜

晉衛瓘字伯玉武帝時爲司空以太子不能親政事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發後會陵雲臺瓘

託醉

因跪帝牀帝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

謬曰

公真大醉邪池魚復何足惜晉王承字安期爲東海太守小吏盜

池中

魚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圖與衆共之

日暮

承曰鞭撻寘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原送還家推女示之曰此而可賣亦

當不惜

晉孟昶妻周氏見昶色昶字周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宋江

太子

中庶子僧安子也孝武時爲吏部郎上每酬宴輒誼羣臣并使相嘲許帝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

智深

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朝廷惜卿卿

宜自惜

陳姚察累居父母憂兼齋素日久後主見其榮瘁謂曰

崔司徒

可惜後魏太武如唐儉輩何足惜唐李靖突厥頡利欲

內附

太宗詔靖迎之又遣唐儉慰撫靖謂張公謹曰詔使到鹵必自安若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行人在

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愈可惜唐韓愈為兵部侍郎時鎮州殺田宏

正立王廷湊詔愈宣撫眾危之元稹言延湊聽命生不

逢時死烏足惜唐溫璋為京兆尹同昌公主薨詔宗

賤振州司馬數曰仰藥死

寫孝文足履革烏漢東方朔烏為後漢王喬顯宗時

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

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

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烏詔尚方譎視則四年

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葉門下鼓不擊自鳴

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不動喬曰

於帝獨召我邪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履宿昔葬

端乏人無知者百姓立廟號葉君祠遺鈿墮烏唐

刺食雞子以筋刺晉王述斫斫刺刺武悼后父也惠

貴妃見

帝時為太傅輔政駿傲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  
於門大呼曰毒藥雖行戰還自滿及駿居內府以戰  
長大戰為壻毒藥雖行戰還自滿及駿居內府以戰  
為衛高及賈后誣駿反以兵攻駿府駿逃于馬廐以  
戰殺之其  
言果驗  
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斫

直刺

後周取豪從周文戰芒山謂所部曰慎莫畏死

遂大呼直入咸謂豪死俄奮刀而還曰吾豈樂殺人  
但壯士除賊不得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  
異逆坐  
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

唐張說為天兵軍大使時王暎誅河曲降酋九姓等  
皆疑懼說輕騎詣其部慰安之副使以酋難信不宜  
涉不測說曰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

脊折天下之脊

史記張儀說楚王曰秦主嚴以明將  
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將

虎脊

漢天馬歌  
見鬼字  
登三臺脊  
北齊文宣耽酒溢

丈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  
走時復雅舞折旋中節見者寒心

**積** 夢金玉之積

史記趙孝成王見山字

璧積

漢司馬相如子虛賦曰

繞谿谷注曰今之裙襪言

或褻絢屈曲如谿谷裝音壁 內弗鬱憂哀

積

漢廣川王

士卒死傷如積

漢司馬遷

得白魚於茅

積

晉張華

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季年有十年之積

祐都督荊州

蘆生不止自成積

晉五行志見荻

字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

晉五行志義熙初謠曰

以金紫而循舉兵內伐遂成讎敵及循之敗斬伐其

黨如草木

夢得鹿皮一積

梁吉士瞻

一擗置笏猶重

積

唐崔琳

謀亂約夜焚棗積

唐段秀實為邠寧留後別將王童之

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有

告者曰

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

五代唐宦者張

日捕斬之

敢救者新明

王時委以軍國之事莊宗於太原須錢蒯博賞賜伶  
人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置酒庫中使子繼炭爲  
承業起舞因指錢積呼繼炭小字曰私莊宗以語侵之  
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泣曰爲王惜庫錢而死死  
不愧於先王矣太后聞之召莊宗莊宗聞召甚懼太  
后使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咎之矣

**積**

乘霧行積

唐蘇定方見行字

徑莫賀延積

唐裴行儉伐十

風磔晝冥導者迷將士飢乏行儉止營致祭俄而雲  
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茂後來者莫知其處衆以  
方漢庸能終老沙積唐沙陀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以  
貳師罪于朝舉宗奔口其首長欲圖之克用得其  
計因豪禁大會騎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  
大驚即倡言今黃巢爲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  
公等南向定天下

**迹**

跡蹟

見大人迹

漢郊祀志見公字

唯恐人知其迹

漢直

見金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宋張暢為孝武安北長史

帝遣太尉江夏王義恭同鎮義恭欲棄城歸參軍沈

慶之欲保歷城長史何勗欲自海道還都暢曰今軍

食未窘豈有捨萬安之術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

用壁橫得七跡梁羊侃見尋字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

屏跡後魏宋世良見隄字自反為跡北齊廢帝見反字抽攻城木造橋

觀晉州聖人跡北齊後主為淑妃字小憐周師取晉

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救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

城遂不下俗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妃欲觀之

帝度橋橋壞乃還與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

北齊彭城王淑見公字剡地不滅血跡北齊斛律儁

正史云豈必勤誇筆迹剡地不滅血跡光見語字儁

作牛道恒書又為落燼燒迹後周章孝寬為南兖州

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患之乃令善學書者偽作道

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

運令送於敵營故題詩清水亭長幼皆就讀曰此是

其經略皆不見用

申使君手迹

後周申徽不能著形迹

唐魏徵爲尚書

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

徵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

形迹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悟文人

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

大匠詆訶商略則見蕪辭

拙迹

唐柳公權

見壁字

穆宗嘗於佛廟見其筆蹟命工於衣繡莊宗

筆迹思之久矣即拜爲侍書學士

手迹

五代高季興見失字

席不自知鄰之前於席

史記商鞅因景監見秦孝公怒

景監曰子客妄人耳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以帝道

其志不開悟矣後復求見孝公益愈然未中旨而罷

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後復求見孝公善之

而未用也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鞅復

見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  
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驩之甚也曰吾以疆國之術  
說君然亦難比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  
史記魯仲連傳

趙欲帝秦仲連曰梁未觀秦稱帝之害耳昔齊威王  
嘗為仁義而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赴於

齊曰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故生則朝周死則叱

求也云云  
拔刀斷騎奴席  
史記任安田  
平原君側

行撤席  
史記鄒衍  
連四海之外以為席  
漢東方朔客難  
三月

不同席  
漢淮南王安生子遷為太子考武時取皇太  
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王謀反恐太子

妃知而內池地與太子謀今詐不愛  
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求去王乃上書

謝歸夜半前席  
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文帝思誼  
之至入見上方受鑿坐宣室因感鬼

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  
文帝一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

也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  
漢竇嬰  
血汗王坐席



漢昌邑王賀在國時數有怪後又陰憂象也宜畏慎

令樊遂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陰憂象也宜畏慎

自省賀終升前殿俛首刮席後漢更始拭夫子劍履

不就更節後漢鍾離未死之間可相與席後漢袁尚獨立

不就更節後漢鍾離未死之間可相與席後漢袁尚獨立

餘席後漢戴憑為侍中正旦百僚畢會帝令罷說經

之語曰五經不窮戴侍中免武威太守與諸生織席

後漢李恂自給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魏李

幹皆馮翊東縣人建安初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

史以東數縣為本郡義幹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

今當共作方牀耳黃門投鼠矢於甘蔗錫恨藏吏

不與宮中莞席吳陸亮賦犬賦弩賦席吳朱異傳母

販履織席

蜀先主見蓋字

入孫皓宮無席

晉王濬見生字

凝塵滿席

晉簡文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

也唐揚館獨處一室左右圖書

澹如也

悅王導作女妓設牀席

晉蔡謨性方雅丞相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在坐不悅去

導亦不止之大便其席

晉五行志桓元初

謝混見之先改

服拂席

宋羊欣見欣字

燒二弟東還所載綿綃紙席

宋孔穎見客字

人生如樹花隨風有落糞溷有墜茵席

齊范縝見聖字

王儉

贈以蒲褥笏席

齊宗測少退靜

雅夢與褥席

慶遠初其從兄世隆謂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

吾遠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

慶遠米卧則乳至席

後魏昭成帝見顏字

獻七寶牀象牙席

開府

奮衣坐郭瑀席

後魏劉延

登樓賜坐席

後周柳遐初在江南世父慶遠謂曰吾

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建吾  
向畫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遂以賜汝汝之官位當衡

及吾宜勉勵以應嘉祥也 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

與梁柳慶遠傳事小異 後周蘇綽文帝夜問以治道卧而聽之綽陳帝王之  
道申韓之要帝起

旦命徹舟中藉步絲席唐穎王敬節度劍南濟江舟

可履奈門不施箔風雨至則舉席唐盧懷慎 郇謨以

麻總髮持竹筥葦席唐元戴傳 梭屨豹席唐張志和

爲宰相敗氎敝席五代李愚 陳氏七百日每食設廣

席五代李昇

濟堯禹九年水湯七年旱而國亡捐瘠漢食貨志見

謂民有飢相棄捐或謂  
貧乞者爲捐瘠疲病

籍宗室非有軍功不得爲屬籍史記商鞅定法

太后憎之除門籍

漢竇嬰見讓字

口語籍籍

漢江都易王薨子建嗣建

女弟勸臣爲蓋侯子婦

以易王喪來歸

建與姁後數

使使至長安迎衛臣

魯共主太后

即易王母也遺衛

臣書曰國中

泣曰王前事

漫漫今當自謹獨

不聞燕齊事乎

致太

誤置代籍

后語王大怒擊

吉斥之

漢李文實康樂

有王籍

梁王籍字文海

爲詩慕謝靈運

至其合作殆

明之有

時人比之項籍

比齊高昂

馬稍絕世左右無

嚴周

時人比之項籍

不一當百

馬稍絕世左右無

釋問張鷹陳釋

漢張耳見綬字

吾無憾心不知所釋

厚字

字

螫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

史記韓信傳見麾字

適問會見儀適

後漢竇融爲河西大將軍

光武征颯

從事

或背使者交

私語聞融問禮儀帝甚善之

責天慙

責天慙

令狐氏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後漢太原王伯妻見則字吾每與

之言思慎宜適蜀董厥丞相亮曰董令史豈可以一

世之存亡從足下從容之適晉王羲之是對字每一醉則大

適晉陶潛傳見世字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宋庾悅傳見鶴字撫

弄素琴寄酒適宋陶潛見叢字小子何敢無宜適梁羊侃見兄字魏

收恃才無宜適北齊魏收見蝶字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北齊邢子

才有書甚多不甚魏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

下書至死讀不可編焉能始復校此

能得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能得便不勞讀書何由此官寔自

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北齊陽休之為吏謂尚書典選稍久非其所好謂人曰

尺罰步過六尺史記商君見人字得寸王之寸得尺王之尺

真是樊籠矣

史記范雎曰王不如遠交而近攻也城中好高結四方高

一尺後漢馮廖見癡字祖偃自耻身不滿七尺後漢馮勤見妻字無

北行一寸有留死一尺後漢楊倫見寸字啖野葛至一尺魏武

帝見眉目疏朗鬚長四尺魏崔炎聲姿高暢一甚有威重曹

公敬感激蹋尺魏劉仲始為長安市僧一為市吏所

行修復荀勗律高於周玉尺晉樂志見解字河北土平氣均

蓬蒿裁高三尺晉陳顯見車字教高祖為大字一字徑尺宋劉

字之見車中乃可無七尺齊王融見鷲字無却生一寸有前

死一尺梁臨川王宏傳見寸字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後魏崔巨

倫見豈謂聲名勞七尺後魏李炎之云吾所以好請

天性非為力屍縮止三尺北齊陸法見步字為銅斗鐵尺

隋通變為翼州刺史以市多姦詐  
嬰一 置於肆人使之 槍刺賊喉騰高五

尺 見唐哥舒翰 中和節賜大臣戚里尺 見唐李泌 獻銀大

瓶至八尺 唐齊映為相罷不以罪為 江西觀樂使冀  
瓶正五尺 李兼為 江西北 獻貢以中帝欲初藩鎮銀大

獻六尺 瓶至映乃八尺 云妄言大谷有木千章度皆

八十尺 唐裴延齡 玉界尺 五代唐六臣傳趙光逢以  
見章字 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

溫潤謂之

赤論囚渭水盡赤 見史記商君 鬚甚似恨赤 見晉栢溫大

獵壽陽山為變赤 後魏六修栢帝長子穆帝遣救劉  
現帝為後繼劉聚走帝因

血染衣裳盡赤 後周耿豪 馬周面澤赤

唐袁天綱 發電赤奔虹赤 見唐回鶻傳

斥公府故事有百適者斥 見漢陳遵

石投汨羅負石

史記屈原見中字

疾居血脈用鍼石

史記扁鵲見醫

字用賢如轉石

漢劉向見山字

穀城山下黃石

漢張良父平皆

相韓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容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

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鉄

推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

擊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求賊急甚良更姓名匿下

邳嘗從容步游下邳地上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直

墮其履地上顧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

其老孺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里所復

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珠大驚

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

何後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已先在復怒

曰何後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已先在復怒

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

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良異之常習誦後

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

十三歲良從高帝過濟北果得一良異之常習誦後

寔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狀臘祠黃石取而

擊皆劇謂泰山之雷穿石漢枚乘射虎中草中石漢

李



廣為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射之連十

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餘城任四千石漢吾邱壽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

漢梅福曰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將軍為國柱石漢霍

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夏憑問所親大司農田延年延

年曰王行淫亂光夏憑問所親大司農田延年延

選賢而文拔距投石見距字為官不肯過六百石

之云云漢邴漢兄子曼容養志自修蜀郤正字令先為

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藝勝博蜀郤正字令先為

秘書郎秘書令自在內職與官人賁皓比屋周旋繼

三十年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是以官不過六

百石而免于憂患故作釋詁曰九考不移率三十鍾

有入无出謂三載考績九考二十七也率三十鍾

而致一石漢主父偃曰秦使天下轉輸率十餘鍾致

一石漢食貨志衛青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

心如金石後漢王常初與王鳳起兵綠林及入南

郡覽下江兵後與漢兵合擊殺王莽前

隊大夫甄阜屬正梁邱賜光武嘗于大會中指常謂

諸將曰此冢平下江諸將賴翼漢室

臣也是日遷作悼騷賦繫元石

漢忠將軍

徒九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首屈原以非辜沉身

珠閉門以經籍為拱著書魏七序班固曰孔子著春秋

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食者慙竦

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務勢不得意登高遠

望歎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聞

居可以食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蕭

宗納竦二女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為

子而竦家私相慶諸竇聞之諧殺二貴人刑罰者治

亂之藥石

後漢崔寔見青字

我北海孫賓石

後漢趙岐字邠卿為京兆郡曹

時中常侍唐衡兄珍為虎牙都尉郡人以進不由德

輕侮之此又數為貶議珍後為京兆尹果盡殺岐家

屬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

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祭岐非常人呼與共載

岐懼失色嵩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人相問而色動

不有重怨即亡命乎

相濟岐以贊告之遂以俱歸藏岐樓壁中數年作危也歌三十三章諸唐死滅因故乃出朽索懸

萬斤石後漢費長房見上字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魏陳璜見游字遺子

孫以二千石魏高柔傳見孫字彼所求者於我瓦石吳孫權稱藩于

魏文帝遣使求大貝明珠犀象瑤瑁孔雀翡翠鬪鴨

惜焉彼在詠閣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

之以與將士咸怒拔刃斫石蜀姜維拒鍾會于劍閣會不能克將議還歸而鄧艾

由陰平入破諸葛瞻于綿竹後主請降于艾渤海赫

赫歐陽堅石晉歐陽建字堅石擅名北州時人夷甫

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晉王衍字夷甫張載每行小兒擲瓦

石晉潘岳傳見果字枕流漱石晉孫楚字夾道累磁石晉馬隆

督時若人隋涼州河西衛絕武帝臨朝而數隆進曰陸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募勇

士三千五百鼓行而西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  
剛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或

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與樹机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拜宣威將軍洛中奕奕慶孫越石晉劉興字慶孫其弟現

時京都爲之語曰一卿恒無閑泰常如舍瓦石晉卞

望之爲尚書令裁斷切直不畏強禦明帝深器之于  
諸大臣最任職阮孚謂曰一

不亦勞乎壺曰諸公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  
者非壺而誰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第嘗

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恂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  
宏驚病耳若卜望之巖巖刀刀元亮之察察戴若思

之峰岷當交州採磬石晉范濛賜七年粟百石晉劉

敢爾邪邪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晉陸玩煮白石晉鮑觀

字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晉陸玩煮白石晉鮑觀

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  
訪得李氏推問皆驗觀學兼內外爲南海太守嘗行

歌入海遇風飢甚清廉太守乃見海邊越王石宋虞

取白石負之以濟

蛇字席松葉枕白石見宋關康之母病見枯桑君令泄氣

在亥鎮以西南白石見朱蕭橋妻東南土氣偏訛不能

感動木石齊蔡仲熊道士云君子孫宜以道術救

世至二千石齊徐嗣伯到公石梁到溉為侍中宅齋

六尺武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並輸焉石即迎讀

置華林園移石之日郡城縱觀所謂一也

秦望刻石梁范雲初為齊竟陵王子良會稽主簿王

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大篆人

皆不識雲夜取火記讀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宥

僚讀之皆不識雲讀西陵岸取造船石梁江革為會

之如流子良大悅既無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清貧如此

求郡以年老愛泉石梁徐搞所用弓至二十石梁羊

引令雞人投籤於階石陳文帝性非柱石後魏裴植

字見籤字

爲南兗州刺史植  
自以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表請解官隱

許深以爲怪忠佞易明如玉石後魏高問爲文雖無

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後魏祖瑩遺令兒子殮以

衣帽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置尸盤石後魏隱逸馮亮卒於嵩高

道場去人數里積十餘日乃焚之時歲冬驟雪鳥

獸飢窘而無侵襲衣服如本唯風吹帽巾又以亮舊

識兩方法法師信大衆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

亮手以置把中經宿爲虫鳥盜食亦不傷脫背腫塗

練石北齊馬嗣眼貸聽用萬石遂出十五萬石北齊李元

忠爲光州境內儉表求眼之朝廷嘉而不責射伏

不救其獎後周李遠母被襖泗濱得浮磬石後周

兔中草中石見兔字母被襖泗濱得浮磬石後周

見精若子孫不能保家碑徒與人作鎮石隋秦王俊

雲起言而藥石

唐韋雲起初仕隋爲符璽長隋文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

侍雲起曰述未嘗更事特緣主增私握兵也進藥石之

言故報以藥石

唐高李輔見乳字

高宗自述其考曰形如死

灰心若鐵石

唐唐臨見冤字

賞罰者政教之藥石

唐魏元忠曰

軍國之紀綱

流涕見省中盤石

唐薛元起見制字

臣言如持

水投石

唐李綱見書字

斯人食鐵石

唐和逢堯見人字

若碑頌者徒

遺人作矻石

唐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于人書名史氏足矣

吐蕃歲取麥積石

唐哥舒翰見麥字

足蹶蔥嶺大石

胡椒八百石

唐元載見兩字

命百牛倒安國碑石

怒猊抉石

唐徐浩見屏字

李琢訪之命斲騙石

唐李景讓

清素寡欲

避門無雜賓

罷浙西

立杜康祠於所

居東南盤石

唐王績

樵影林石

唐陸龜蒙傳陸氏居姑蘇門有巨石遠祖績仕

吳爲鬱林太守罷歸

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

輕不可座右置止水一

石

唐孔若思爲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即

願以小人

備一藥石

唐元行冲

死即死我項豈頑奴砥石唐林

韋臯推官臯死劉闢反蘊切諫闢怒且殺之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奴摩頸脅服之蘊叱曰

康干石

唐回鶻按野古部有川曰康干河斷

猶在號

求平泉醒酒石

五代張全義唐莊宗時爲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全義

監軍嘗得李德裕

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

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

王仁裕贊者更其姓名以監軍諱石五代石昂

擲

亦作董卓以手戟擲後漢呂布張載每行小兒以



瓦石擲

見晉潘岳

怒祖台之以盤酸樂器擲

見晉王國寶

會稽王於內省以劔擲

見晉王國寶

六郎劇飲白擲

北齊

元文選傳見風字

民訟以骰子擲

五代董昌見直字

射叱樓煩射

史記項羽見煩字

刻木爲蔣濟日夕射

魏時苗見齊字

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

晉崔洪自尚書左丞遷吏部尚書荐

卻詵代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

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

馬以軍法

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

我以才見舉唯官

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

言乃至此洪聞而重之遇游騎環合規百步立表而

射

唐王栖曜始將兵時涉寇境

每射破的寇懼乃去

益上不見天生何益

漢廣川王去

甌已破矣視之何

益

後漢孟敏字叔達

鍾鹿人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

顧而去

郭林宗見而問其意敏曰

勤令林宗異之因小損當大益後漢朱雋其有知我

雖吳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後漢張升字彥直

情不羈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讀易歎損

益後漢向長買菜乎求益後漢嚴光訖太祖世官不

移財不益魏武下后弟吾但恐有害不求益晉杜預

曰魏武下后弟曲隄雖險賊何益後魏

良見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隋李文博性貞介

為司隸從事房元齡謂曰比來激濁揚清多少文博

屬聲曰今政源混亂馬君論事無一言可損益唐馬周為中書令

如此太宗曰我暫不見周輒思之岑文本曰

文切理聽之纏纏令人忘倦然火色

能久卒年四十八一字不可益唐錢徽為翰林學士

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曰庶子文章李益唐李益長

于詩位禮部尚書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

**掖**持臂也宮掖也正門旁小門也秃巾微行唐突宮掖後漢孔融見刀字不

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唐韓滉以宰相兼江淮轉運使

時劉元佐不朝德宗密詔滉入拜其母置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

天子元佐悟泣滉以錢二十萬婚為元佐辦裝遂入朝

**腋**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趙簡子見舍字千

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史記劉敬贊曰臺榭之棟非一木之枝

三代之際非一見物如蒼犬據音高后腋史記呂后

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某逆病腋傷忽弗東平王欲

觀佩刀但舉腋漢王莽見勇字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腋漢後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詳官歸安定  
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遂家書刺謁規  
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爲美乎有頃白王  
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  
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歎時人爲之語曰——挾燒

斧於肘腋後漢戴就會稽人爲郡倉曹掾州奏太守  
於錢唐獄考掠就懷慨直詳又燒斧使就挾于肘腋

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肉焦墮地者擬而食之  
主者窮竭酷慘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

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張目大罵曰何不益火而  
使絕滅又復燒地以大鐵刺背爪中使以把土爪悉

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呼就謂曰云云就據地答言  
卿雖銜命固宜申斷竟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

薛安庸駭怛行無義就死之日當白汝于天與羣鬼  
殺汝于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

奇之表其言辭解釋郡事馬通焉矢也

奕洛中奕奕晉劉興琅邪王眼光奕奕北齊琅邪王

子後主時以和士開駱提婆皆恣盛修第宅意甚不  
平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

曰儼太保餘官悉解猶帶御史中丞時御史王子宜等說儼曰殿下被疎正由士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于是錚士開罪矯詔誅之儼亦尋敗

**帶**題方書滿帷帶

唐李暉見書字

**弈**論博奕

吳韋曜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好博奕太子知以為無益命曜論之畧曰

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奕至或賭及衣物徒慕易行然其所志不一博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披非六藝用非經國以變詐為務以劫殺為名而空妨日發業終無補益今大吳受命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著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枰之木孰與方圓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碁局而質博

治國者譬言之於弈

五代周王朴博贊曰

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驛**請謝賓客常置驛

漢鄭當時見郊字

奏囚具私馬為驛

漢王

潤劍見

公事自有郵驛

後漢袁安見持字

裴徽通彼我之懷

爲二家騎驛

魏荀粲字奉倩與傅嘏談嘏善名理粲尚元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

相得意

觀蝎樂事何不早馳驛

北齊南陽王見

狗述恩賦成行一驛

隋潘徽見賦字

欲知四方貨殖低昂募

馳足置驛

唐劉晏見賦字

罷船頭白著捉驛

唐劉晏掌財利有功于國舊吏

陳諫者論以爲管蕭之亞大略謂至德後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

之白著人不堪命晏始罷無名之歛云云

中人怒不讓敷水驛

唐元稹爲御史自東

都石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捕不讓中人怒擊捕敗而宰相以捕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

參軍

蝎是非守宮即蜥蝎

漢東方朔見數字

人畏吏如虺蝎

後漢

順帝時爲尚書上疏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蝎言

液燭窮語未盡宮人繼以紙濡蠟液唐柳公權購小

兒斂蜂螫取液唐皇甫湜性下急嘗蜂嘗魏元忠便

液唐酷吏郭宏霸為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

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唐李寶臣

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冥莖甘露液唐李寶臣

引坎人作識兆為丹書獵曰內產甘露神酒刻玉印唐李寶臣

為天瑞坎人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唐李寶臣

液唐李正己批回紇大酋頰流矢

易示孔融以所注易吳虞翻陳桃夢虞翻與道士布

易吳虞翻郭恩反從問易魏晉郭恩字義博能

十日中意便開發又學仲觀語思曰君但相語壘落

處所至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

及天文善易者不論易魏晉王衍與阮脩論易

晉阮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王衍時爲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此

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行狹弟致曰阮宣子可與言行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壘壘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

談言寡而旨牀頭周易晉王湛見和字張華復生不暢乃歎服之

能易宋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見其三年不解易

齊陸澄冠履十年一易梁到既見章字熊皮郭泥數十年不

易後魏長狹道生見泥字心怪二人遂誦易北齊權會見篇字令權會

教子講周易北齊崔暹見郎字送偽造連山易隋劉炫見書字與何

妥論易隋楊伯醜見繪字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唐韓滉性節儉

暑不執扇盛吾自性分不可易唐李尚隱見知字當以儒學

易唐元結祖利貞後魏常山王遵之裔利貞曰我承王公餘烈鷹犬聲樂是習我

役萬則僕千則役史記貨殖傳見僕字決者智之君疑者事之



役

後漢馮衍見策字

或增貨就賦或減年從役

後漢劉平字公予爲全椒

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

史太守行縣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

詔書而去大夫馬能處斗筭之役

後漢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貧早孤

母欲使給事縣庭泰曰予傳役

後漢衛蠡字子產爲桂陽太守先是含注

曲江湏陽三縣民居深山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者千餘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一每吏

出徭及數家蠲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役省勞息流民稍還使輸租賦同平民蠡音立杖

鍾荷斧請受下夫之役

見音庚袞

聞京口哭左右曰伐

陂之役

見音諸稟

安敢以親王寮案從廝養之役

北齊王昕

爲魏汝南王悅太尉參軍悅好馳騁昕輒還悅令

兵在前手自驅策昕捨轡高扶任馬所之悅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不拾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

輿狀鄉何僊蹇昕曰悅謝焉每灌園掇薪爲有生

之役

唐元結父延祖見飽字

疫鬻棺者欲歲之疫

漢刑法志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

後患訪曰一治獄吏欲臨害人亦猶此矣

非惜人欲殺之利獨臨在於人死也

淮牛不疫

後漢朱暉見李字

逐疫

後漢禮儀志季冬先臘一

百二十人皆赤幘卑製執大鼓方相氏執戈揚盾以逐惡鬼于禁中黃門唱依子和曰甲作食凶腸胃食

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答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

共食蠶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驅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糠

跖少正卯之惡甚於盜跖

晉顧含見侯字

甃斬美人以笑甃

文記平原君勝相趙民有甃者嬰散行汲平尔君美人居樓上臨見

大笑之明日甃者請平原君曰臣不幸有能獲之病

若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終

不殺居歲餘宿客稍稍引去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曰以若不殺笑甃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

平原乃新笑覺者自造占兄弟三人皆覺利管轄傳

門謝馬其後門下復來使轄筮曰卦中有君本墓大

鬼非君伯三人皆得覺疾使轄筮曰卦中有君本墓大

井中噴噴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冤冤痛自訴

於天思涕泣服罪曰實有斯事兄弟覺來三十餘載

脚如辣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割筋引覺吳

贗見劾管崇嗣先元帥而騎肅宗曰姑容老而覺唐

真神見持馬選老覺唐段秀實

壁遺瀉池君壁史記秦始皇楚相門下意其盜壁史記

見在文侯投以夜光之壁史記鄒陽曰白圭顯於中

易之趙恐見欺求可使秦者終賢薦相如召見相如

曰臣願奉璧往使城不入趙請以示美人相如視秦王無意

璧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相如視秦王無意

償城趙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倚

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  
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秦王請召有  
司索圖予趙十五都相如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  
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九賓  
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許之相如度秦決負衣褐懷  
約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路歸趙云云衣褐懷  
璧上見張伯藏璧後漢鍾離給少府主簿璧字後漢朱暉  
氣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正月朔旦蒼當  
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陛就為卿首騎吏微不奉法  
蒼坐朝堂漏且盡求璧不可得顧謂孫屬曰若之何  
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我數聞壁而未  
嘗見請試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  
大驚遽白就說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  
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連璧晉夏侯謨字孝若  
孰與蘭相如顯宗聞而壯之連璧文章宏富美容觀  
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與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初謨  
作周詩成以示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友  
之性齊王敬則見傳字後周常孝寬為浙陽太  
守時獨孤信為新野太守同隸荊州政術俱美荆部  
疏為符堅激樊世欲以公主嫁其壻楊璧晉符堅載

僕以老年更覩雙壁

後魏陸暉見陽字

**僻**買田宅必居窮僻

漢蕭何見處字

**癖**馬癖錢癖左傳癖

晉杜預見行字

七歲有詩癖

梁簡文帝雅好賦詩

自序云

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

愛士癖

唐楊敬之愛士類得其文

章攷我諷玩人以爲癖雅愛項斯詩所至稱之絲是

擢上第敬之嘗祖客霸上見閩人僕陽愿閱其文大

推挹偏語公地癖唐李愷留守東都安祿山陷城愷

卿間會愿卒地癖坐留守府被害愷頌殖產伊川占

膏腴自都至關口時譽兒癖唐王福時五子勳勳

聖彌望時謂武子有馬癖君有文顯福時嘗

說韓思彦思彦曰武子有馬癖君有文顯福時嘗

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彦曰生子若是可夸也

**辟**君也夢天官麟臺交辟唐尹思貞爲四門助教

除也

叙談二日卒

二十三錫獨用

**錫**

拒董昭議九錫

後漢荀爽見器字

蔡謨戲云朝廷欲加九

錫

晉王導見尾字

改九錫

晉謝安見草字

勸諸葛亮受九錫蜀李

字九

**楊**

甲不堅密同袒楊

漢朝錯見同字

**戚**

法之不行自於貴戚

史記秦孝公卒惠文君立謀衛鞅鞅初為秦施法法不行

太子犯禁鞅曰於太子太子不可黜黜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

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右賢左戚漢文帝詔

先民後已為反車裂以狗秦國曰漢文帝詔

至明之極也奉宗廟輔親戚漢吳主漢反景帝以袁

弟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吳注曰者奉左

宗廟之意指也親戚漢張良難辭生曰今天下游士以貴戚

廢錮沆濯當復以貴戚

後漢第五倫見國字

感亡國之餘得無感

晉周處嘗孫結末爲無難督及

人曰諸君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唯一人澤有

惡夷神委命不見流放之感晉殷浩人皆以壽爲歡

老臣以壽爲感齊王琨奉順帝時爲光祿大夫順帝

媿蟻頻見此事鳴咽既不能先驅二火同食始同榮末

同感唐城陽公主下嫁薛瓘初婚太宗使卜之繇曰

婚合以夜不可照禮帝乃止王高宗時坐巫蠱瓘

斤爲房州刺史王從之王薨而瓘卒雙柩還京師

績亦作貧富女會績文記甘茂被遣寄止隣舍紡績

後漢姜詩五原土宜麻桑俗不知織績後漢崔寔爲

而出寔爲作紡績織經束民積草卧其中見吏衣草

苦以駕馬况陸績蜀龐統自可復禹之績北齊徐寒

見力字

射闕之才曰為交州刺史後主時徵還左僕射以傲誕

為清高以緣情為勲績隋李諫母自紡績善

氏恒自紡績夜分而寢善果諫曰兒封侯位居三品

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

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

紡績婦人之務其若言經則敗績唐武平一

可驕逸自敗名乎宋顧覲之為山陰令山陰劇

寂晝日垂簾門階閑寂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

得休事猶不舉觀之御繁以約絲用無事尚也

一切空寂陳姚察字伯書初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

軟顏色如生其後身體柔

壁赤幟立趙壁漢韓信家徒立四壁漢司馬相跂跂

脉脉善緣壁漢東方朔昭儀以頭擊壁漢趙昭儀藏



孫賓石複壁

後漢趙岐見石字

以梁鵠書釘壁

魏武帝見中字

病蛇

懸北壁

魏華佗見龔字

孫權欲見顏色常穿壁

吳呂蒙見蒙字

美酒

鹿肉在東壁

吳趙達見著字

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

背東壁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嗜酒任達其子謙之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

輔之不以介意輔之酣飲謙之聞而厲聲曰

輔之歡笑呼入共飲

以針決中指豎理見血灑壁

晉陶侃見翼字

謝弈極罵但面

壁

晉王述見子字

以赤石脂泥壁

晉王愷豪侈

鹿不觸壁

宋廬度隱居廬陵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

第來取食乃去

拳打車壁

齊巴東王子警武帝子也出繼豫章王與諸王異每入朝輒忿

還本

齊王融見楊字

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

齊王僧虔

宋明帝時爲右僕射

方止物之定質情之不巳則溢高之不巳則慄馳之行

不已則引之不巳則迷是故  
去之宜疾當時以比屋右銘  
病瘡者寫形帖着牀

壁齊桓康勇果驍悍從武帝薊州起兵所經村邑恣

行暴害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  
不立愈無出妻以挂履穿壁齊劉諸子欲觀母命

穿壁梁王錫好事者徧題其文於河朔亭苑柱壁梁

孝緯見編字王融書其詩於齋壁梁柳惲何智通被刺以

血書壁梁邱陵王永興公主為殷獻字滿壁梁敬鈞

橫行蹋堯廟壁梁羊侃掛寶裝胡牀於曇獻屋壁北齊

武成明后後主時為太后教出詣佛寺與沙門曇獻  
通又徒弄曇獻有書見賢思齊於壁北齊樊遜為水殿香

謂之大上者塗粉壁見隋秦王俊為文卧蹋壁隋薛道衡記田租以

鐵簪畫壁唐漢陽公上書有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

主見租字

壁

唐吳兢為右拾遺上疏元宗曰太宗皇帝好悅至

匠鼓訶尚略則燕辭拙味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

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觀是時隨事疎正多中朕失

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逆意終不以德宗幸

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云德宗幸

凌煙視左壁唐蔣人月蝕東壁唐李必貞元四年東

壁圖書之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

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果卒張

圖浴堂殿壁唐李吉甫為相圖上河北險要憲宗

信如卿所料指寢堂西壁唐顧真卿韓全義檄有所

取非詔約者皆挂壁唐鄭珣佳圖使繪齋壁唐鄭

王維張通汙賊京師平並凶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

死

壁爲桐壇以鏡壁

史記孔子

試發石車懸鏡壁

魏馬

德衡有巧思每患發石車敵人於樓上懸溫牛皮中以  
之則墜石不能連屬而至乃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  
機鼓應輪石飛擊城首尾電至試以運壁晉陶侃爲廣  
車輪懸鏡壁數十飛之數百步矣運壁州刺史在州  
無事朝一百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

此夜自燒塼壁

見晉吳達

的開門植的

吳太史慈初北海相孔融爲黃巾圍急

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圍下人並驚慈至壁內植  
所持的各射之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

卧明晨復如此無

臣若赤心奉國當一發破的

若

爲石武侯大將軍突厥入朝文帝賜之射突厥一發  
中的上曰非獨無能當此乃命獨獨再拜呪曰  
一發而中上大悅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當代

名臣人倫準的

唐虞世南

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

的乃唐王梅曜始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

【鏑】射父以鳴鏑漢匈奴冒頓作鳴鏑習勒其騎射曰

以鳴鏑自射善馬復以鳴鏑自射其受妻左右或顧

恐不敵射輒斬之頃之以鳴鏑射其父頭曼善馬左

右皆射之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射狗以鳴鏑

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射殺之而自立射狗以鳴鏑

北齊神武微時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至一

茅屋將奔入有狗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

射之犬斃有二人出持神武甚急其母目盲射李后

呵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因自喜暗相云云射李后

母以鳴鏑射北齊文宣執而淫暴嘗幸李后家以鳴鏑

射老婢何事以文皇帝身蹈鋒鏑唐狄仁傑

敵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史記田穰苴晏嬰薦曰其洛

陽地薄四面受敵漢張良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

敵漢項籍獵猛敵漢貫頤受降如受敵漢霍去病傳

見名字見背字

句奴單于怨

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兵所破欲召誅渾邪王  
王與休屠等王謀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武帝恐其詐  
降襲邊令去病將兵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相  
望其裨王見漢軍多不欲降頗道去病曰  
書將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  
道遣以言要約來也後漢耿秉字伯初顯宗詔秉  
與竇固擊車師車師有前後王因欲攻前王秉議先  
赴後王計未決免當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為引軍  
北入眾軍不得已遂進後王安得震怖出迎秉而固  
司馬欲全功歸固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秦車都尉  
天子林燭當先降之安得乃還秉大怒度精騎徑造  
固壁曰車師王降訖不至請往秉其首固大驚曰且  
止將敗事乘厲聲曰為學疏略難以應敵漢夏侯勝  
恐走出門脫為學疏略難以應敵見道字常勝之  
常勝之  
家難與慮敵後漢臧宮字君翁以謹信質樸見任用  
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相分爭光武問宮曰願  
自思之二十七帝與馬武上書欲伐匈奴報此  
敵尚強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  
其時不知息人自是諸將不敢復為兵事故論曰臧

官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光武  
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帶以禮匈奴之使其意  
蓋已宏深云云才明勇略非人敵後漢馬援傳見同字身是張翼德可

來共決死敵蜀張飛見橋字此賊非老奴敵後魏崔延伯以

寶黃同討莫折天生於龐西天生眾甚盛延伯選精  
兵數千下黑水徑至賊壘楊威脅之徐遠賊徒奪氣

延伯謂寶黃曰但坐者果大破之俘斬十餘萬君高勳卒數萬我精

騎三千足敵北齊孫季講書講易其鋒難敵後周呂

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對陣先令百人赴敵

隋楊素每將臨寇規求人過失而斬之流血盈前言  
笑自若笑自若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栗有必

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栗有必  
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素貴幸言無不從征伐微功必

錄它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思士亦以此願從矛矢在手前無疆敵

唐史敬奉被甲上馬輪劍入敵五代劉知俊安親王

見帶字

出諸將食人膽至千則勇無敵

五代趙思紹漢末帝時據京兆久漢道郭

從義討之城申食盡殺而食每搗妻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紹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

曰立釘也思紹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

假之從義許而斬之幸少期三日破敵  
五代梁王彥章見日字

**糴**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史記貨殖傳見木字

**笛**取屋椽竹為笛

後漢蔡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

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滄長笛賦曰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異聲獨絕也

**邕柯亭笛**  
晉相伊思舊賦聞鄰笛  
晉向秀笛前麗瓏殆如

**今之長笛**  
後魏奚康生為南青州刺史梁闢康生能引強弓持作大弓二張長八尺把中國尺

有二寸  
至平射猶有餘力弓即表送武庫  
**六年不出門院**  
唐漢中王

**時彈琴吹笛**  
後魏徐遵明見師字  
**識太常工卧吹笛**  
唐漢中王



聞笛曰是太常工也它日識  
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  
止大將以重職與善吹

笛唐盧坦見列字

荻孫權使坐荻上因猛風燔荻吳姚光見術字欲禁私伐蔡

洲荻晉王嶠字開山爲王敦參軍敦在石頭一

取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荻鹿人米之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禁人伐荻未知其可敦不悅  
官家養

蘆化成荻晉五行志見積字新洲伐荻宋武帝虎賁威儀不

得進大荆子閭內不得進實中荻齊東昏寵畏潘妃小有得失潘則與

杖乃杖貧無碁局乃破荻齊武

局梁臨賀王正德初爲武帝嗣及昭明太子生正德復歸藩侯景反知正德怨望

密結爲內應許之景至坐陽正德先  
遣大船數十艘一貴嚴濟景  
梁武帝以祈雨

不降欲焚蔣帝廟命載荻梁曾景宗學書灰中畫荻

梁陶宏景  
見灰字

**櫪**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後漢馬援傳見斬字每酒後詠

老驥伏櫪晉王敦見節字

**秣**張壽王謗太初秣漢志見伐百濟請所頒秣唐劉

見翁蔣氏日秣唐蔣又家三世修國史世稱良宣宗

欲以為相使自視案上秣唐劉瑒見日字為欽天秣五代周

樞密使陰陽律林之法莫不通詔朴校

**霹靂**車名霹靂魏志袁紹傳見車字弦聲作霹靂梁曹景宗鬪

霹靂北齊薛孤延見鬪字聞其弓聲謂為霹靂隋長孫晟受晉

連頭大破之王引晟宴有突厥連官來降亦預坐言

突厥大畏長孫提管一何世哉

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

域外遂興雷霆為比一何世哉

**漚** 本心為當殺群羊更殺其殺漚見魏焦光 謠白羊殺

**漚** 北齊楊愔見禿字

**漚** 侍酒於前時賜餘漚史記淳于髡傳見醉字 今有一斗以備

**杯杓餘漚** 晉陸納字祖言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熟蘇栢温因問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

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温

開謂曰外有微禮欲與公一醉温欣許之唯酒一斗鹿肉一样坐客愕然納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止可

二升 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温歎其 霑玉學之餘

**漚** 梁任昉傳載劉孝標廣絕交論

**礫** 日入大風擊面沙礫漢衛青見蘇字 樵者取四明山錢入

手即沙礫齊孔道徽父祐見錢字 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

**礫** 後魏李安世見王字 二人詐市馬囊盛瓦礫後魏高謙之傳見市字

**櫟**問松栢後身化爲擣櫟見隋李士謙

**鬲**入韓魏遇奪釜鬲史記蔡澤

**弱**向聊因戲言遂致辭弱後魏成淹爲員外郎王肅初至從孝文行幸至朝歌

肅言故應有殺之禍人淹言武王滅紂悉居河洛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青州笑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乃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聞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伏馬上掩口笑曰

**檄**喜奉府檄後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府檄適

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志尚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數辟公府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還周景召檄後漢橋元愈頭風檄魏陳琳踰折

張鎮檄晉張軌字士彥爲涼州刺史後惠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梁州刺史張越涼州大族

志在本州陰圖代軌乃遺兄酒泉太守鎮扶檄廢執

表越為刺史軌曰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將歸老長

諫王融以子寔討鎮鎮歸罪入識故將謝擣所草檄周

韻見屏風上窺制檄晉何無忌食鵝炙進酒為詔檄

辭字江淹仕宋為尚書郎桂陽之亂朝廷詔檄久之未

就齊高帝引淹入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

垂盡進酒數升樹挂張稷檄梁劉訐刺史張稷辟為

說文詰亦辨樹挂張稷檄主簿王者檄召許乃挂

而逃樹自為吹火命作檄北齊孫季神武命作檄引

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府

主簿後與司馬子如高季武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臨

之曰折馬辨軍符府檄唐房元齡謂盜幸留囊中

我右臂駐馬辨軍符府檄唐房元齡謂盜幸留囊中

檄唐揚再思初為元武尉使至京師盜竊其衣囊再

物可持去初挂壁不酬韓全義檄唐鄭珣瑜

不為人言挂壁不酬韓全義檄唐鄭珣瑜

激二子不因惡能激世所謂一切辨士然游說諸侯

白首無所遇及二子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士惟其

忠槩所激

唐戴胃太宗常曰胃於我非肺腑親然人

咸謂之沽激

唐李渤字湑之以孤旅自將不苟合於

哀守節者尚之

擊知伯醉以酒灌擊

史記趙簡子疾使太子毋邲從

邲母邲羣臣請死之母邲曰君所以道母邲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請代王使厨人以

銅料擊

子見斗字為治以毛鷲鷹擊漢義縱始皇上

泰山為風雨所擊

漢郊祀志秦始皇封禪後十二年

學百姓怨其法皆曰不得封禪云殆令人齒欲相擊後漢

益延傅麗萌反攻延延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麗萌一

軍有不功之怒其子言銅臭舉杖擊後漢崔烈而將

節吾甚美之

壺以如意擊

晉王敦夢至天門九重閣者以杖擊

陶

侃見

賊諸人惟以舌擊

晉朱向

託醉怒錢鳳以手板

擊

晉溫嶠

怒永興主以犀如意擊

梁殷鈞傳

睡則以

杖自擊

梁沈暎好學晝夜自課

吏挾私者自持鞞

履擊

後周王雱

罵朱泚以笏擊

唐段秀實

裴延齡方

橫欲以笏擊

唐顧少連

回溪先生史韻入聲卷第四十六